



## 烟火里的诗意，行走中的格局

储晓琴

施维奇主席的散文集《风吹过丘陵》，分为“风吹过丘陵”“墟烟翠微”“草木翳然”“弦诵如歌”“有湖的城市”五辑。全书如一卷徐徐展开的生活画卷，绘图范围包括但不局限于江淮大地。全书不煽情，不雕琢，但柴米油盐的日常烟火中有诗意，山川湖海的行走中见格局。

烟火人间，是中国文学最温暖的底色，也是每个普通生命最本真的模样。作者笔下的烟火气，没有红尘的喧嚣，而是散落在故土乡野、市井街巷的细碎温暖，是刻在作者与读者心中的人间寻常。作者写他的童年，过年时必写春联、打糍糊贴春联、炸圆子、做年糕；在除夕那天送黄历送门神送爆竹，在夜里还悄悄给村民送财神；作者的父母过年必在煤油灯下盘点一年的账目，然后一家人在黑暗中吃完一年中最后一顿饭；过年当天需要打纸锭、烧纸钱，在厨房扫地以扫去蛇虫鼠蚁，祭拜已经逝去的亲人并祈祷故去的人保佑家人来年平安；大年初一，作者的鞋窠里必有步步糕，然后全家必围坐在一起喝糖茶，然后焚香、开门、放鞭炮……而等到作者进城定居成家后，每年过年必回家祭拜祖先，初一也必是喝糖茶后烧香开门。合肥四里河地区的年俗从农村到城市，年年如此，从未改变，这是传承，是虔诚，是敬畏，也是浸透着诗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。

作家的夫人兰心蕙质，养花是一绝，做美食包粽子是一绝，学什么就会什么更是一绝。作家门口长有两棵桃树，作家一家春赏桃花，夏吃鲜桃，而每逢作家的女儿远行时，必得折下一枝桃枝，截成火柴棍长短的一小束，再扎上红丝带，放进女儿的口袋和行李箱中伴她远行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桃树有辟邪的功效，折、截、扎、放这些细节尤其令人感动，作家



夫妇对女儿的珍重爱惜之心尽在行动之中。

作家笔下，除了浓浓的亲情，还有作者钩过的柴，捕过的鱼，早年在乡镇工作时见过的反刻的字盘，字锤，卷筒，用黑色碳素水笔写就的文稿，亲手推印的油墨和油纸，1995年的新电脑。还有与邻居刘局家的友好相处，冷天在陌生环境写春联时陌生人的善举，老小区与时俱进后加装的电梯。从乡村到城市，从旧巷到新街，时光流转中，城乡的模样不断更迭，不变的是藏在市井里的善意与温暖。这些文

字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，却精准捕捉了烟火生活的精髓：诗意，就藏在琐碎日常里；温情，就隐于寻常烟火中。

如果说烟火诗意是这本书的血肉，那么行走的风景便是这本书的格局。作家的行走，并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，而是一次次与自然对话、与文化相拥、与自我审视的心灵旅程，在行走中拓宽视野，在感悟中提升格局。在“风吹过丘陵”“草木翳然”两辑中，作者踏遍江淮大地，沐鹧落坪之雪，见小岗村之绿，赏桃花春风中摇曳，嗅庐江兰桂之清香，观四季草木枯荣，伴山川大地静立。感受自然赋予大地的浪漫，触摸生命蓬勃生长的心跳，体现包容与豁达，表达敬畏与谦逊。

作家行走的格局，更体现在人文思索与精神沉淀。作家于文字间行走，在采石矶与李白饮酒，往沙湖山探寻准军将领遗存，又邂逅史湘云，品读孟浩然。这样的人文对话不晦涩生硬，不故作高深，深刻的底蕴与通透的感悟都融于平静的叙述。从个人悲欢到人间百态，从自然风物到文化底蕴，视野逐渐开阔，格局逐次打开。作者的行走，并不是远方的繁华与喧嚣，而是在自然中沉淀自我，在文化中丰盈内心，于行走间，见天地、见众生、见自己。

《风吹过丘陵》共分五辑，划分虽细，概括起来，实质就是两类内容：一是物之观照，二是人之文学。这本书将诗意与格局两种力量完美融合，读者于作者素朴苍劲的字里行间，可以读出平凡烟火里的温暖与诗意，也可以感受作者内心世界的广袤与壮阔。这本书也提醒我们：在这个浮躁喧嚣的年代，既要珍惜烟火里的温暖，在平凡生活中感受诗意，也要保持行走中的格局，在沉淀中奔赴远方。这，便是文字的力量，也是生活的真谛。

## 诗人梁小斌

金志伟

前天，好友姚文学发来信息。姚兄在信息中说：“你可以写一篇文章，文章的题目就叫《我给梁小斌当‘秘书’》。”

文学的话给我提了一个醒，我真该写一写诗人梁小斌先生，当年他可是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的偶像。

知道梁小斌先生的名字是在20世纪80年代，那时候，我是一个文学青年。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，我和一些爱好相同的朋友一道学习写诗。此时，朦胧诗运动方兴未艾。舒婷、北岛、顾城、梁小斌这些名字在我们这些学诗者的眼中，是一种神一般的存在。用现在的话说，我就是他们的“超级粉丝”。他们笔下的诗句，也成为我们心中的警句。比如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；比如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；还有“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，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”等等。

但让我们最为崇拜、最感振奋的还是梁小斌先生。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写了《中国，我的钥匙丢了》，还因为他是我们安徽的诗人。有一年，一位诗友在《诗歌报》编辑部见到过梁小斌，回来后津津乐道了好长时间。

2000年左右，梁小斌的诗作先后编入高中语文教材，先是《中国，我的钥匙丢了》，后是《我爱秋天的风光》。我连续十多年给学生讲授梁小斌先生的诗，其中很多句子我现在还能背诵。

第一次见到梁小斌先生是在2018年4月，合肥市作协举办活动，请诗人梁小斌给大家做了一堂题为《融化到此为止——梁小斌诗歌个见》的文学讲座。那天，先生在台上侃侃而谈。我坐在台下，边听边记。

去年，《新安晚报》“徽派”做了一期题为《梁小斌：又见群山如黛 融化到此为止》的访谈节目。访谈中，当记者问他眼睛视力下降对他的影响有多大时，梁小斌先生的回答让我心中咯噔了一下，有一种被钝器击中的感觉。先生说：“我现在的视力状况，小范围讲，

就是不容乐观吧。但是我个人还在想，要乐观一下——在视力好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想到‘又见’，为什么现在视力模糊了，反而在考虑又见。这里面具体有什么样的深层含义？除了视觉所见，还有一个心灵所见，至今我才逐渐地、慢慢地体会到心灵所见的群山如黛，对一个人来说大概是尤为重要。”

心灵所见，群山如黛。这才是诗，这才是诗人。

近距离接触先生，是在今年春节后。庐江籍青年诗人李解准备出一本诗集，想请诗人梁小斌为其诗集《城说》作序。

李解的父亲立东先生也是一位诗人，是我三十多年的老朋友。用我们庐江的一句老话说，我是看着李解长大的，所以我想促成此事。

虽然和小斌老师见过面，但那都是多年前的事了。于是我打电话给朋友姚文学，文学一口答应帮我联系，但他担心小斌老师的视力不好，不知小斌老师能否答应。

过了几天，接到文学电话，让我把李解的简历和诗稿发给他，他说小斌老师同意为《城说》作序，但要先看看诗。

又过了一个星期，文学来电话告诉我，小斌老师听了李解的诗，认为这小子写的诗不错，想和李解见一面。但我告诉文学李解的学校开学早，他已经回西安了，我对李解的情况比较熟悉，我可以当面向梁小斌先生介绍。

在姚文学的办公室我又一次和梁小斌先生坐在面对面。他说，我记。写完一段，我再读给先生听，不满意的句子再推敲、修改，直到满意为止。其间，每当先生说出一句充满诗性和哲理的句子时，他自己会笑着说：“这好，这句好。”从上午到下午，一篇两千字的序文就完成了。在这篇不长的序文里，既有一位老诗人对晚生后学的谆谆教导，也有对当今诗坛的关注与思考。其中，梁小斌先生谈到了如今很多诗人的作品都有一种通病，这个通病就是“室内

装修风格”，真是一语中的，一针见血。

当我和姚文学一边欣赏，一边将这篇序言打印出来后，我和文学边读边感叹：“文章虽然不长，但真东西。”

那天的微信朋友圈，我发了一组和梁小斌先生在一起的照片并对照片做了如下说明：“又和诗人梁小斌在一起。他说，我记，就是一篇锦绣文章。”这天是2026年3月22日，星期天，我给诗人梁小斌当了一回“秘书”。

## 美图

## 松石映月

程局新/摄

